

中国第一部
讲述企业海外上市的商业小说
WIN&LOSER

胜负

谁有资格海外上市？

一个企业从面临破产到海外上市的绝地反扑

杜树◎著

WIN&LOSER

胜负

杜树◎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胜负/杜树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55-740-1

I. 胜…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712 号

作 者:杜 树

责任编辑:李 伟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31 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740-1

定 价: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这个春天格外冷	1
他的笑容里有挑战	6
香艳的冷风	12
银行逼债京西铜冠	22
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32
尘封九年的记忆	41
青铜公主林佩瑶	47
危机也是契机	52
铜矿老板郭子豪	61
准备绝地反扑	67
重振员工士气	74
心怀鬼胎的他们	82
林佩瑶讨债	90
竞争者变合作者	94
李泰跳楼身亡	101
跳楼身亡是被迫?	112
查理从纽约归来	119
京西铜冠上市被否	124
破产还是重组	129
新加坡寻转机	138
阴谋者的如意算盘	150
上市希望初露端倪	158
拜访新加坡交易所	165
香港小憩	170

178	真正的幕后黑手
188	情人节的礼物
198	黑幕曝光后的愤怒
205	郭子豪期铜失利
211	吞并失败转控股
226	无可救药的爱
234	不同寻常的“爵”
245	家族荣耀与上市的矛盾
251	李暮松的冲动
261	上市筹备全面启动
267	可怕的私心
271	得之不易的罪证
281	林佩瑶的失信
291	IPO 的前期工作
298	上市申请批准
305	海外路演，李颖彤病危
318	上市成功后的困难
325	两个女人的谈话
331	沈吟丰辞去 CEO
337	林佩瑶逼宫
342	生命的传奇
346	尾 声

❶ 这个春天格外冷

2005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京，天慈公墓。

几乎没有风，雪花轻盈而优美地飘下，没多久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了，像是扯不开的棉絮。四周很安静，在一片苍茫无尽的白色里，墓前的那个黑色的身影显得尤为突出，这个一袭黑风衣的男人长久地沉默着。许是悲伤、许是衣服太薄，他的身体微微有一点瑟缩。雪静静地落满风衣一层又一层。男子终于颤抖着把手里那束百合放在了墓前，又摸了摸嵌在墓碑上的照片：那是一位面目慈祥的中年妇女，似乎在对他微笑。

一瞬间他的眼泪涌了出来，努力克制了很久，才用轻缓而颤抖的语气说：“妈，下雪了，就要过年了，我来看您了……”然后他跪了下来，眼泪一滴接一滴地落在雪地上，融出一个接一个小孔，不一会儿，就密密的一片。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亲人在哪里呢？天堂还是黄泉之下？凝视母亲的遗像，泪眼模糊中，他似乎听见了母亲正微笑着呼唤自己的名字：“丰儿，是你吗？”

“妈！”他答应了一声。原来是幻觉，但母亲自杀的场面随即也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开来。虽然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恍惚之间，他常常认为母亲会再一次地喊他的名字。

他终于停止了哭泣，转身离去，边走边拍落身上的雪花，眼睛似比冰雪更冷。这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儒雅而内敛，举手投足之间表露的气质风范，令人直觉到他应该不是一个寻常的男人。

他当然不寻常，因为他是沈吟丰。

雪在脚下嚓嚓作响。风起了，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再次抖落衣上的雪，把衣领竖了起来，用手捋了捋头发，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他慢慢走向那辆黑色的奥迪，母亲悬梁自尽的一幕却一直如梦魇般在脑海里纠缠。

“妈！”他情不自禁地又喊了一声，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关节处都开始隐隐发白。眼泪再次迷蒙了眼眶，他控制不住地埋下头，轻声啜泣——“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是的，他本不该如此脆弱，一个周身有着耀眼光环的男人在别人

眼里应该还是没有眼泪的。所以，当沈吟丰平稳地发动车子、驶出墓地之后，他暗暗告诉自己：从此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眼泪的男人了。

手机响了。

“Jack, Where are you now?”电话里传来沈吟丰的助手朱迪的声音。

“朱迪，有什么事吗？”沈吟丰的声音有一些沙哑，眼圈儿还是红的。

“I am sorry, 我忘了告诉你，查理回纽约前曾把一张请柬交给了我，让我们替他出席一个新春招待酒会。”

“哪里的招待会？”沈吟丰急忙问道。

“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朱迪在电话里吃力地说着公司的名字。

对于“有色金属”，沈吟丰并不陌生，但对于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并没有太多了解。此刻听朱迪提起有色金属，他立即联想到了“京西铜冠”，李颖彤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眼前。这么多年来，时光在流逝，“李颖彤”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中，令他为之心痛、为之伤感，也让他失去了母亲甚至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什么时候？”沉默了几秒钟，沈吟丰问道。

“就是今天，今天晚上7点，北京国际饭店。”朱迪以略显着急的语气答道。

沈吟丰抬手看了一下表，又望了一眼车窗外：风还在咆哮，雪还在下。

“好，我马上回公司！”沈吟丰的声音立刻又恢复了以前的平和沉着，迅速地用手把脸上的泪擦干净。

“OK，我在公司等你！”朱迪挂了电话。

沈吟丰把手机放在车前的挡风玻璃旁，窗外的雪映着眼底的泪痕，忧伤渐渐淡去，胸中的怒火也慢慢平息。他永远铭记一句古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无论何时，无论面对何事，他都以顽强的意志说服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不可以放弃。

想到这里，他摇下车窗玻璃，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便扔出了车外，然后发动了引擎，顶着风雪向城里开去。

沈吟丰年轻有为，英俊潇洒，无论其身世或是经历都可称得上具有传奇色彩。在他20岁时，埋葬了母亲的骨灰，带着母亲的遗像，踏上赴美留学之路。在美国克服种种困难，靠着勤奋与才智，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1999年，经过十几轮严格面试进入美国三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在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

2001年，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沈吟丰揽至麾下，担任纽约机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他成为标准普尔公司第一位来

自中国大陆的高级职员。

摩根士丹利 80 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于 1994 年 8 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包括企业融资和协助客户通过发行股票及债券筹集资金、并购咨询及房地产投资服务、股票研究及私募股本投资。为此他们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来开拓亚洲市场，沈吟丰有幸搭上这班顺风船，被聘为纽约总部亚洲区投资经理。2003 年他从纽约总部派回中国，担任美国摩根士丹利驻北京代表处高级经理。

沈吟丰自 2002 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主要负责资本市场和 IPO 业务开发工作。在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凭借高超的管理技巧，稳健的资本运作方式，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中，建立了稳固的业务，为公司的市场拓展和新业务开发提供了创新的管理思路，由他负责的市场与业务开发工作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并且在 IPO 操作、企业客户服务、资本运营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有深厚的积累。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摩根士丹利 2004 年中国 IPO 项目（IPO 是首次公开募股业务的英文缩写）的骄人业绩，引来国际同行的艳羡和敬意，而本土同行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郁闷和无奈。

沈吟丰奇迹般地崛起，几乎达到了呼风唤雨之地步，他的成功和他的身世一样，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谜团。

摩根士丹利北京代表处的办公室地处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位于北京 CBD 商务核心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对于一个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来说，办公地点是其品牌和地位的象征。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遥望，可以看到笔直宽阔的长安大街绵延西去，天安门的城楼、故宫的城墙和北京饭店的大楼清晰可见，还有恒基中心、神华大厦、汉华国际酒店以及后面更远的大楼，以及隐约层叠的远山。

沈吟丰回到公司的时候已近 6 点。朱迪已经在他的办公室盛装等候了。朱迪把沈吟丰经常出席重要活动所穿的西装、领带和皮鞋都收拾好了，还细心地准备了一份有关中国有色金属集团的详细资料，内容包括公司的组织结构、人事名单以及业务范围和近期的重大活动信息。

“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有多家在国内上市的公司。”朱迪翻着手中的资料说。

“嗯，我知道。”沈吟丰一边系着脖子上的领带，一边点头。

“什么是有色金属？”朱迪好奇地问。

“有色金属的概念是针对钢铁这样的黑色金属而言的；除了铁、锰、铬之外，其他的金属都称有色金属。”

“哦，是这样。”朱迪注视着沈吟丰的眼神中多了几分钦慕。

“你知道吗？神舟五号的内管用的就是钨银做的电子元件。那就是有色金属。

中国是个有色金属大国，而且有些金属在资源储量、产量、贸易量、消费量及出口量上均居世界首位。其实，有色金属广泛应用于现代生活，小到灯泡、电视，大到航空航天、国防及信息产业等，相当于现代工业的‘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稀有战略资源。”沈吟丰侃侃而谈。

朱迪把手中的材料抱在胸前，微笑着看着沈吟丰，说：“是啊，我查过资料，有色金属在现代工业上有着广泛的用途，特别是在高端科技方面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好几种金属还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商品。据说，近几年，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活跃。”

“学了不少嘛！”沈吟丰称赞道。

“那当然了！”朱迪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不过，和你这个谦虚的东方人比起来，我还是差远了！”

“怎么？你也变得谦虚了？”沈吟丰唇角间扬起一丝笑意。

“在您面前我甘拜下风，毕竟我的汉语说不过你！那么，你能为我再说点青铜器的知识吗？”

“那我就献丑了！”

“洗耳恭听！”

“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此，中国灿烂的文化就载入了史册。如今到了公元 21 世纪，铜也从古青铜发展到今天的电解铜、铜合金，但铜金属一直保持着它的尊贵地位，从勘探、挖掘、采选一直到冶炼、制品等一道道工序都谱写出了金属铜产业的辉煌。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中国有色金属异军突起，发展神速，开拓了海外市场，在国际有色金属界崭露头角，并且迅速崛起和壮大，很快便成为世界有色金属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沈吟丰这番慷慨激昂的讲解似有故意演说的成分。

“你似乎很为你们的文化历史而感到骄傲？”

“当然，因为我是中国人！”沈吟丰骄傲地说。

“Jack，我崇拜热爱自己国家的男人！”

沈吟丰笑了，很多时候他都习惯朱迪这样的赞扬了。虽然沈吟丰在国外多年，但是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并且骨子里激荡着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的情绪会因为某一个情节或者是某一句话在心里奔涌不止。

“看来我是白为你准备了那么多材料，你对有色金属已经很了解了。”朱迪打趣道。

“呵呵，朱迪，你忘了，我曾经是一个铜冶炼厂的炉前工啊！”

“是啊，我怎么把你曾经告诉我的那段故事给忘了呢。”朱迪笑着说。

“我们走吧，时间快到了！”沈吟丰穿戴完毕，脑袋一扬，说道。

“OK!”朱迪从椅子上站起来，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

“炉前工。”一种卑微的工种，对沈吟丰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也是一段短暂又铭心刻骨的经历。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经历和很多回忆，但唯有一些经历和回忆是极为独特且难忘的。沈吟丰也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它不仅连接着他曾经的纯真的梦想和爱恨，也连接着一个特殊的年代，甚至连接着两代人的恩怨，在沈吟丰的生命中打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记——这标记就是：李颖彤。

雪还在下着，但是小了很多，风也变小了。车里暖气很足，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在他的眼前飘过，如同记忆，一闪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光与影中闪烁着绚丽的光晕，整个世界似乎以一种互相矛盾的色彩和状态在向人们展示着喧嚣红尘和世俗冷暖。

沈吟丰闪过一瞬间的恍惚。

“北京是越来越漂亮了，我真的好喜欢!”朱迪意识到车里气氛有点伤感，故意笑着说。

“你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

沈吟丰笑笑之后沉默不语，其实他已经习惯了她这样的聪明。朱迪就是这样一个快乐而甜美的女孩子，很多时候她有本事逗自己高兴。也许正是因为她的纯真与甜美为充满凝重竞争压力的华尔街带来了一股活力，才被摩根相中。

“北京是我的家呀!”沈吟丰感叹了一句。

“我爱北京天安门!”朱迪调皮地哼唱了一句。自己忍不住先乐了，一丝丝暖意弥漫开来，令这个冰冷的城市也开始有了生气。沈吟丰看着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了欣赏的神色。

但是这句歌词也勾起了他的很多回忆。他有意放慢了车速，企图透过华灯初上的街道，回忆起老北京那特有的气息。但他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光芒闪烁的霓虹广告、拥挤嘈杂的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都使沈吟丰意识到过去的北京早已不复存在了。也许，有一些东西真的已经不存在了。

“Jack!”坐在沈吟丰旁边的朱迪看到他那沉思的样子，又转身喊了一句。

“Yes?”沈吟丰回过神来，望了朱迪一眼。

“想什么呢?”朱迪问道。

“我在想北京的变化。”沈吟丰稍稍恢复了镇定。

“我以为你又想起你的初恋情人。”朱迪笑着问他。

“咳，你又想哪儿去了？”

“你真的不打算去看看她？”

“都是过去的事了，况且，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看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中国人的一些想法，就算做不了夫妻，也应该还是好朋友吧？况且，正如你说，你们当时爱得那么深，怎么分手后就永远不往来了？”

“这样不是更好吗？”

“Yeah！”朱迪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因为她一直喜欢沈吟丰，喜欢他东方人特有的神秘气质，这让朱迪难以捉摸，却更具吸引力。两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共同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多年来的合作令她对沈吟丰有着一份敬意，因为在虚华浮躁的商业圈里，沈吟丰始终能从容平淡地面对一切困难，却又不失豪气。这一点令朱迪十分着迷。

“对了！Jack，昨天是我生日，你为什么送我鳄鱼呢？”英语里“鳄鱼”是指“狡猾可爱”的动物，朱迪因此对这个称谓有些“感冒”。

“按中国的习俗，你属马，有个成语是‘龙马精神’。送你一条龙，希望你永远都这样精神的。”

“那我也成了龙的传人了？”朱迪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挑衅和不屑，是典型的资本市场里的“坏孩子”形象。

“如果你愿意，我不反对。”

“好吧，那我就把这条龙珍藏起来，借一点古老中国的祥瑞之气，与你一起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朱迪豪气地宣称着。

“呵呵，你还知道‘做大做强’呐？”沈吟丰取笑她。

“那些中国企业的老总们不是经常这么说吗？”

“对，我们一定要做大做强！”沈吟丰说完加快了车速，向国际饭店驶去。

◆ 2 他的笑容里有挑战

北京国际饭店，豪华典雅的宴会大厅里灯火辉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舞台的上方悬挂着“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新春招待会”的红布横幅，台上摆着鲜花，整个会场显得热情洋溢、五彩缤纷。

大厅入口是一排紫红绒台面的接待处，宾客络绎不绝，排着队在此签到。男

士们个个衣冠楚楚，女士们无不珠光宝气。空气中飘逸着花香与酒香。

各方宾朋陆续到达：有各级政府官员、有国际著名企业的总裁或 CEO、有色金属界在京五百强的老总和经理、也有来自外国的驻华使节、还有国内外的知名经济专家和学者。

当朱迪手挽着沈吟丰进入大厅的时候，立刻感受到几道目光从不同角度射过来。突然一个女子风风火火拨开人群，拦在了沈吟丰的面前。

“对不起，先生，我是中国金属报的记者郭奕婷，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名片吗？”郭奕婷边说边把手上的名片递过去。

郭奕婷的突然出现令沈吟丰有些惊讶，但他还是温和地接过郭奕婷的名片并认真地看了一眼，又掏出自己的名片双手递了回去。

见他举止温和谦逊，郭奕婷不觉产生了一丝好感，主动向他道歉：“不好意思，我刚才太鲁莽了！”她边说边扫了一眼沈吟丰的名片，忍不住又提高了声音：“摩根士丹利，沈吟丰！”脸上分明写着惊诧与不信，随即又解释道：“对不起，沈先生，又冒失了一次！”

一旁的朱迪却很很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下，沈吟丰却表示出自己并不介意，他觉得这位女记者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性格率直、话语泼辣，似乎还透露出一丝野性。于是他饶有趣味地问：“郭小姐，我很出名吗？”

“当然！中国在境外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就是你们摩根做的，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赴美上市的先河。”郭奕婷脱口而出。

“呵呵，那可不是我的功劳，是她的功劳！”沈吟丰笑着指了指身边的朱迪。听沈吟丰这么一说，郭奕婷惊奇地看着朱迪，朱迪也没有谦让，坦然地接受了对方的质疑的注视。

见是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姐，郭奕婷以英语招呼：“Oh! You are……”

“I'm Judy!”感觉被冷落在一旁的朱迪正在对这个不速之客感到反感，便冷冷地说。

“Nice to meet you!”郭奕婷礼貌地与朱迪握手。

“Me too!”朱迪敷衍了一句。

郭奕婷似乎并不在意朱迪的不友善，又转向了沈吟丰，客气地说：“沈先生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酒会，中国有色集团是国家部级单位，经营和管理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会员……”她停了停，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如果沈先生有兴趣，我可以为您引荐一下中色集团的有关领导？”

“好啊！”沈吟丰爽快地说。

“那好！请跟我来！”郭奕婷说完便大方地在前面引路。她身材高挑，走起路

来头发轻轻地拂动，带着一股现代北京女孩的气息。沈吟丰跟在她身后，朱迪有意无意地紧挽着他的手臂。郭奕婷径直向一位正在寒暄的男士走去，叫了声“陆总”。这位身材壮硕的男子见是郭奕婷，满面春风地和她打招呼，郭奕婷指了指沈吟丰，介绍说：“这位是摩根士丹利的沈吟丰先生。”然后又对沈吟丰说：“这是中色集团的总裁陆杨先生。”

“哦，好好，欢迎！欢迎！”陆总很是热情地回应道。

“谢谢陆总！”沈吟丰礼貌地与他握手。

“目前，从高盛、美林到花旗集团，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的主管有不少是中国人，你们这些新型的投资银行家个个精明干练，政治嗅觉灵敏，撮合交易的能力一流，是华尔街各公司争相挖掘的对象，据说年薪动辄高达1000万美元。”陆杨笑道。

“呵呵，陆总过奖了，我们不过是打工而已。再说了，为祖国服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好好好，希望今后多多合作！”陆杨忽然注意到他身边金发碧眼的朱迪，有些意外：“这位是……”

“我叫朱迪，沈先生的助手！”朱迪大方地介绍自己，隐约还有一丝不甘示弱的倔强。

“哦，你会说中文？”陆杨那惊奇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我还会说北京话，吃了吗，您呐？”朱迪又俏皮地说。

“哈哈……太好了！太好了！”陆杨大笑，吩咐服务员端酒。他率先举杯：“今天我们初次见面，希望今后有机会合作，并且祝朱迪小姐的北京话说得更棒，来！干杯！”大家也一饮而尽。陆杨放下酒杯，望了一眼这两位摩根的精英，有心再与他俩攀谈，这时有人过来告诉他说：“商务部和央行的领导来了。”于是他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先失陪一下，小郭，你们继续聊！”

郭奕婷含笑应了一声，眼角的余光瞄到沈吟丰和朱迪正靠在一起轻声交谈，神态很是亲密。郭奕婷心里突然涌起一种难以描述的伤感，沈吟丰也敏锐地察觉到她的异样。从刚才陆总对郭奕婷的态度，他已经猜出眼前这个女子的身份并非只是报社记者这样单纯，他甚至隐约觉得，在将来与有色金属界合作的过程中，郭奕婷会是一个关键人物。

鸡尾酒会还在进行，郭奕婷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兴致勃勃地为沈吟丰不断介绍着与会的来宾：其中有中央各部国家机关的、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如电力、金融、石油、煤炭、冶金、化工、航天、铁路、航空等。他们有的沈吟丰认识，而更多的是第一次见面。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名声斐然，沈吟丰也自然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对于沈吟丰这一类型的金融界奇才，郭奕婷总是表现得格外好奇与崇拜。在她的概念中，这类人都是在小事上糊涂，甚至记不清钱包里的现金，但是总是能丝毫不差地脱口而出：“今天格林尼治时间 21:04，道琼斯指数收盘上涨 489 点，上涨幅度 6.31%……”这种强烈的反差形成了这一个群体独有的气质和魅力，使人产生一种“需仰视”的敬畏感。更何况面对沈吟丰这样与众不同的男子，郭奕婷比往常更加地出奇地投入和热心，故意表现得谈笑风生，并附以夸张的面部表情，但是眼睛的余光始终没有离开沈吟丰。

朱迪似乎看穿了她的把戏，所以每当她的视线在自己身边的男子和郭奕婷转过一圈，她就会张扬地笑一下。

酒会的气氛很热烈。由于资本匮乏这个难题普遍存在于企业创业过程中，所以凡是可能带来各类投资者见面机会的论坛或会议总是爆满。天使投资人、VC 管理人、PE 经理人……这些曾经制造了很多上市公司神话的大资金操盘手，俨然已成为时下业界风头最劲的明星式人物。

“沈先生，在收购股权方面，常听说‘敌意收购’这个词，说它是企业中最让人欢喜让人忧的幽灵。您可否解释一下？”有位看似身份不凡的来宾极有兴致地问道。一时间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沈吟丰，尤其是郭奕婷。

沈吟丰不紧不慢地说：“是的，它的确是一个幽灵，一个随时可能出击的幽灵。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幽灵就被古尔德曾用来袭击铁路公司而闻名于世。只不过敌意收购者始终没有摆脱‘古尔德式的强盗资本家’形象，直到 60 年代的多元化并购浪潮后，作为纠正企业过度多元化的措施之一，敌意收购被赋予了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意义。”

“还有积极意义？”郭奕婷轻蹙眉头，不解地问。

“是啊。概念中的敌意收购是指收购人的收购行动虽遭到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抵抗，但仍强行进行；或者先未与实际控制人商议，而出价公开收购要约。在后一种情况下，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有可能同意收购行动，并且劝说其他股东接受收购要约。但一般来看，目标公司均会对敌意收购的进行设置种种障碍，敌意收购的价格为此常超出市价很多，以吸引其他股东不顾实际控制人的反对而出售股票。”

他娓娓道来，胸有成竹：“因此，敌意收购与反收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收购者没有得到目标公司董事会的支持合作，或后者明确加以反对和抵制的收购，都可能导致目标公司启动反收购机制，防止收购的发生或挫败已发生的收购，敌意收购与反收购之争由此产生。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目标公司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配置和各方利益的冲突与再分配。”

当他说话的时候，郭奕婷却觉得很紧张。虽然这一连串的专业术语连她这个

所谓的专业记者都没听过，但她不觉得这份紧张是源自于羞愧，心中的震撼分明来自于沈吟丰这个人而不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解。郭奕婷紧握着酒杯，手心都已经出汗了，忙借故去了一趟卫生间。她对着镜子呆呆地看着自己略显潮红的脸，一遍又一遍地洗手，却不知是为了什么？直到从镜子里看到朱迪正从卫生间出来，她才醒悟过来。

“你不舒服？”朱迪的眼光像剑一样，让她无法直视，只好匆匆说一句“没什么”，便走了出去。

见沈吟丰还在大厅里继续和一些业内人士聊着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郭奕婷突然觉得很别扭，有一种被忽视和冷落的感觉，于是张口就问：“那么 VC 和 PE 又有什么区别？”却换来几道诧异和嘲弄的目光。

沈吟丰耐心地再次解释道：“至于 VC 和 PE 的分界线，我认为其实不用那么刻意强调，基金投资企业的目的是希望协助有潜力的企业发展。这样基金就不仅仅是资金的注入，还要有行业的经验和管理的加入。从这个角度考虑，风投不仅仅是做早期也做后期。有些公司本身已经发展很好了，从投资的角度讲，可以是 VC 也可以说是 PE 的项目。”

“那么，你们有何标准？”郭奕婷的问题有些咄咄逼人。

“我们看准两个方向，企业的增长率和企业带给我们的回报率。只要企业能够符合我们这两个要求，并且我们能带给企业除资金以外的技术和市场，那么就算是 VC 也会投向这些企业。”沈吟丰的回答充满了自信。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在郭奕婷的肩上拍了一下，嬉皮笑脸地说：“郭小姐，今儿忙啊！”郭奕婷吃惊地扭头看去，也笑了：“哎哟，顾总，怎么哪儿都少不了你啊！”

“哈哈，有色的盛会，自然少不了我，咱是陆总的客人！”那男人一脸得意道。

“得了，你那请柬还不定跟哪个小姐要的？”郭奕婷嘲讽地说。

“嘿！怎么说话的？告诉你吧，我那公司就要挂牌 A 股上市了！”

“真的？”郭奕婷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正在办理，正在办理。”那男人一脸邪意地笑着说。

“去你的！”郭奕婷又狠狠地在男人的身上捶了一拳。

沈吟丰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这人中等个儿，清瘦的身形，眼睛稍小，鼻子挺大，不太宽阔的额头，眉宇间流露着少许无奈的寂寞，年纪看上去不大，30 岁左右。浑身上下一身讲究的顶级名牌，衣着打扮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当郭奕婷发现沈吟丰的目光凝视在她身旁这个男人的身上时，便微微一笑，

急忙说：“哦，这是顾震海。顾总，北方鑫源的总经理。”

“顾震海！”沈吟丰心怦的一下，时光的隧道好像在飞速地回旋，九年前的那一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但今天的顾震海已经没有当年那般耀眼，他虽然经过精心装扮但身形看起来显得疲惫和猥琐。沈吟丰感觉他的血仿佛突然凝结，只有心跳的声音，气氛显得紧张而艰涩！

“沈吟丰？”顾震海脸上堆起不自然的笑容，上前与他握手。

“你还记得我？”沈吟丰并没有与顾震海握手，眉宇间隐约着记恨之意。

“当然，当然！”顾震海伸出的胳膊收了回去，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的神情。

“你那铜厂的生意不错吧？”沈吟丰的眼神中射出一种轻蔑和冷峻的目光。这很显然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来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把自己的好恶表达出来。但是今天例外，有时他甚至想，总是会有那么一天的，在某一个公开的场合，他和眼前的这个曾经飞扬跋扈的男人相见，然后，用这样的气势面对他。

“还行。”顾震海猥琐地点着头，但总感到沈吟丰那两道凌厉的目光，透着冰凉的感觉刺入了他的眼眸。

郭奕婷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弄得顿时怔住了，朱迪也一头雾水，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沈吟丰这样。

“怎么，你们认识？”郭奕婷诧异地问。

“何止认识！”沈吟丰神情冷漠。

“老同学？”郭奕婷追问。

“不！老朋友。”沈吟丰以一种嘲讽的口气回答。

“对，是老朋友。”顾震海从尴尬中镇静下来，说道。

“那老朋友见面应该高兴啊，你们怎么像仇人相遇似的？”郭奕婷仍然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脸疑惑的表情。

“吟丰，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找时间我们好好谈谈。你在国外多年，北京的事儿我比你熟，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顾震海的口气强硬了起来，同时带着一种狂妄和奸诈。

“顾震海，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哈哈，吟丰，我也告诉你一句话。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沈吟丰冷笑一声，他明白顾震海的意思。于是说：“我相信北京的法律会日益健全，规章制度会更加规范。顾总，咱们合作的机会一定会有的！”

“是啊，是啊！”顾震海又是一阵的尴尬和心虚，支吾着无言以对。

就在这时，招待会正式开始了。

首先是陆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代表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向莅临招

待会的海内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向来自国家各部委、各金融机构、各兄弟公司、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掌声响起来。沈吟丰注意到郭奕婷正注视着自己。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市场环境全面改善，我国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北京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全面动工，海河两岸工程全面开发，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全面提速，国家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重新改造振兴，将给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形成极大的需求市场，为有色金属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陆杨说。

“在经历了‘割据时代’与‘战国时代’的中国铜业沉浮之后，有色金属的战略性优势在不同的竞争阶段日益巩固，已经在战略定位、产能规模、品牌资本、技术潜力及营销效率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足以傲视群雄的强大实力。”陆杨继续说。

朱迪很专注地听完，不介意地往沈吟丰身旁靠了一下，轻声说：“中国的一些领导总是喜欢说一些华而不实的话，还没有怎么样呢，先扣一个大帽子。”说完还给了陆杨一个白眼。

朱迪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嘴里藏不住话。在沈吟丰看来，朱迪之所以那么明显地表现出对陆杨的不满情绪是因为刚才陆杨的目光，那纯粹是一个男人的目光。

“其实陆杨挺不错的！”沈吟丰笑着说。

朱迪的嘴翘了起来，似乎是很生气，然后又突然转向他，说：“是不错，但是和您比起来，就差远了！”

陆杨还在讲话：“……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增进国外、国内有色金属界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开创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谢谢大家！”全场又是一片掌声。

招待会结束了，宾客们陆续散去。沈吟丰在宴会大厅的门口又一次看到顾震海，他正冲自己笑。沈吟丰虽然没有理会，但明显感到顾震海的笑容其实是一种挑战。

3 香艳的冷风

沈吟丰和朱迪也离开了宴会大厅，向停车场走去。

当沈吟丰按了汽车的遥控器，他的那辆奥迪发出“嘟嘟”两声声响之后，他突然发现郭奕婷站在汽车旁边。